

传世大儒系列

王阳明

评传

- 是谁在孤独地激扬自己的人生
- 影响千年中国人思想的儒之先贤们
- 越过千山万水，倥偬岁月
- 我们在一起

方志远 著

权威专家，绝版经典

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传世大儒系列

王阳明

评传

方志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评传/方志远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9. 11

(传世大儒系列)

ISBN 978-7-5087-2896-4

I. ①王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王守仁(1472 ~ 1528)
—评传 IV. ①B248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6215 号

丛 书 名: 传世大儒系列

书 名: 王阳明评传

著 者: 方志远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(010)66080300 (010)66083600

(010)66085300 (010)66063678

邮购部:(010)66060275 电 传:(010)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70mm×235mm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楔 子 / 001

第一讲 豪迈不羁出自天性 / 005

儿从天上云中来 / 006

父亲的轶事 / 008

“打破维扬水底天” / 010

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 / 012

试马居庸关 / 015

新婚之夜无踪迹 / 017

“人以科举不得第为耻，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” / 020

第二讲 吾当上下而求索 / 023

才受威宁剑，便将边务忧 / 024

刑部云南司的新任主事 / 027

为圣为文两彷徨 / 029

九华山的奇遇 / 036

阳明洞中识佛老 / 039

提学山东 / 041

“守仁从宦三十年，未见此人” / 043

第三讲 龙场“悟道” / 047

言事下狱 / 048

前路可曾有知己 / 051

鼓山奇遇 / 054

第一批门人 / 059

西行龙场路漫漫 / 060

阳明小洞天 / 063

何陋轩与君子亭 / 066

妙论神仙术 / 070



龙场悟道 / 072
主席贵阳书院 / 075
同是天下沦落人 / 079

第四讲 中原刮起王旋风 / 083

西辞龙场东归去 / 084
吉安民情习俗 / 087
在庐陵知县任上 / 089
仕途上的转机 / 094
大兴隆寺中的三人会 / 095
方献夫成了王门弟子 / 098
朱陆之辩 / 100
南下途中说“大学” / 103
各家都有难念的经 / 106
形在山水，意在点化 / 110
滁州岁月 / 112
师徒问答 / 116

第五讲 南赣汀漳巡抚 / 123

祭酒乎？巡抚乎？ / 124
途经万安戏演兵 / 127
夜审老吏 / 130
初行“十家牌法” / 133
选练民兵 / 136
“破山中贼”——漳南鏖战 / 138
提督南赣军务 / 140
“破山中贼”——用兵南赣 / 143
“破山中贼”——祥符宫中的阴谋 / 146
南赣设置 / 151
“破心中贼”——戒奢糜、立乡约 / 154

“破心中贼”——兴社学、行教化 / 157

巡抚衙门成了书院 / 160

徐爱论说《传习录》 / 164

阳明妙语 / 166

南赣山中风光好 / 170

第六讲 处危应变 / 173

宁府是非 / 174

各自念权经 / 176

宸濠终于挑起了反旗 / 179

丰城脱险 / 181

兵不厌诈 / 182

吉安起兵，丰城决策 / 185

端了宸濠的老巢 / 187

初战黄家渡 / 189

樵舍决战 / 190

“以我家事，何劳费心如此” / 192

皇城闹剧 / 194

渔阳鼙鼓动地来 / 196

荒唐皇帝荒唐事 / 199

叛王宸濠成了奇货 / 201

面见“张公公” / 203

杨一清排解烦难 / 206

安抚京军 / 208

祸福之间 / 212

给皇帝面子 / 215

王艮拜师 / 217

始揭“致良知” / 220

第七讲	远离政治中心的日子 / 223
	皇恩浩荡 / 224
	人算不如天算 / 226
	不给待遇的“新建伯” / 228
	“王学从此大明于天下” / 231
	说谤 / 232
	“儒佛老庄皆吾之用，是之谓大道” / 234
	门人万象 / 236
	阳明教法 / 240
	京中争论大礼议 / 241
	斩不断的瓜葛 / 243
	左顺门事件与碧霞池赋诗 / 245
	晚年得子 / 248
	说“良知” / 250
第八讲	最后的行程 / 253
	朝廷终于记起了王守仁 / 254
	“天泉证道” / 257
	词章国里重遨游 / 259
	学问与事功并无二致 / 262
	平定田州，只在谈笑之间 / 264
	袭破八寨，又是功高遭忌 / 267
	最后的行程 / 269
	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 / 271
	千古毁誉，听其自然 / 274
	王阳明年表 / 279
	参考文献 / 287
	后 记 / 293

楔子

——
传世大儒
王阳明评传



洞庭湖烟波浩淼，三湘水幽怨叹息。

纪元前三世纪，是中国的“战国”时代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日，从郢都流放到洞庭湖的楚国大夫屈原，带着悲愤与绝望，拥身投入了日夜不息奔向洞庭湖的汨罗江中。在那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的时代，实现了自己宁可葬身鱼腹、也不和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誓言。

一百多年后，在“文景之治”的太平盛世，洛阳才子贾谊以其斐然的文采和通晓百家的见识，为汉文帝所器重，却因权臣忌恨，由都城长安外放为长沙王太傅。北望浩瀚无边、连接天际的洞庭湖，贾谊既悲自己的怀才不遇，又感屈原的洁身自好，不胜伤悼，乃作《吊屈原赋》，既吊人，也吊己：

……

侧闻屈原兮，自沉汨罗。
造托湘流兮，敬吊先生。
遭世罔极兮，乃陨厥身。
呜呼哀哉，逢时不详。
鸾凤伏窜兮，鸱枭翱翔。
阉茸尊显兮，谗谀得志。
贤圣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。

……

几年之后，贾谊便因忧郁而死，时年三十三岁。

一千八百年后，时值明武宗正德年间。年号虽是“正德”，但武宗正德皇帝却尽做荒唐不经之事。曾经以广大的胸怀接纳过屈原、迎送过贾谊的洞庭湖，这时又慨然却不无忧虑地迎来了另一位胸怀大志而遭受贬谪的伟人，他便是本书传主王守仁。王守仁也来自京师，但此时的京师既非郢都，也非长安，而是比郢都和长安更为遥远的北京。

一千多年过去了，三湘之水却一刻不停地向所有他乡游子叙述着屈原的故事，重复着屈原呼号：

人生稟命兮，各有所错兮。

定心广志兮，余何畏惧兮。

……

知死不可让兮，愿勿爱兮。

明以告君子兮，吾将以为类兮。

一踏上这块土地，王守仁便似乎听到了屈原的召唤，似乎见到了正向楚怀王进献谗言的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，不禁为自己的命运而悲哀：

山黯惨兮江夜波，
风飏飏兮木落森柯，
汛中流兮焉泊？

……

日西夕兮沅湘流，
楚山嵯峨兮无冬秋，
曩不见兮涕泗，
世愈隘兮孰知我忧。

但是，历经千山万水来到洞庭湖的王守仁，比屈原晚了一千八百年，千年的岁月足以磨洗去前人的愚昧；这时的王守仁，也比当年贬谪长沙时的贾谊整整大了十岁，十年的光阴足以使人成熟、使人刚毅。况且，王守仁既不是屈原，也不是贾谊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不是为着帝王的一家一姓，而是为着普天下的百姓；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岂能不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？区区磨难，能奈我何！

沅江流水可曾感到身上的沉重？在这逆水而行的扁舟之上，正载着一位肩负千年嘱托、八方呼唤的伟人，他将要开创震今铄古的学问、建立名扬殊域的事业！

第一讲 豪迈不羁 出自天性

儿从天上云中来

两晋之际，天下大乱，中原士大夫纷纷举家南迁。山东大族琅琊王氏也在此时来到江南，为东晋王、谢、桓、庾四大侨姓家族之首。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，更是东晋王朝建立的决策人物。晋元帝司马睿在登极大典时，竟恳请他一道接受群臣的朝贺，留下千古笑柄。直到南朝时，梁武帝萧衍仍然对前来求婚的东魏大将侯景说：王、谢二姓门第太高，不可攀亲，只能在朱、张二姓以下选择配偶。

东晋末年，这个由山东琅琊迁来的王氏家族中的一支，由大书法家王羲之带到了昔日越国都城的所在地绍兴（战国时称会稽，东晋时称山阴），开始在浙东定居。两宋之际，王羲之的一位第二十三代孙王寿，又迁居到了位于杭州湾南岸的余姚。这余姚虽然没有绍兴的名气大，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又一个发源地，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，就在这里被发现。

从王寿开始，王氏在余姚繁衍生息了十代，虽然并未出过十分显赫的人物，却也以诗书治家，亦耕亦读，保持着中原大族的传统风范。当地父老对这个家族显然也是刮目相看。相传在元代，有位精通星命卜筮的术士就曾经预言，王氏家族自从东晋以来曾经盛极一时，虽然中间消沉了几百年，但日后必然还会出名扬四海的名臣大儒^①。

转眼已是明朝的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年），这个家族的户主名叫王伦。王伦字天叙，生性爱竹，居室之外遍种翠竹。只要见到有人伐竹造屋，王伦总是心痛不已，并且加以劝阻：“这是我直谅多闻的朋友，不忍心眼见它们受到砍伐。”由于

^① 此据《阳明全书》卷37《世德记·槐里先生传》。另据同书《世德记·海日先生行状》，王华曾祖即守仁的高祖王与准，号遁石翁，“伟貌修髯，精究礼易，著易微数千言，居秘湖阴，尝筮得大有之震，谓其子曰：‘吾先世盛极而衰，今衰极当复矣。然必吾后再世而始兴乎。兴必盛，且久尔，虽不及显身，没亦与有焉。’”则所谓王氏当兴之语或为其家自传，相士云云，乃为托言。

爱竹成癖，所以得了一个雅号，叫“竹轩先生”^①。

王伦生得修长魁伟，细目美髯，是一位具有东晋名士风骨的豁达之士，见书必读，读到高兴处，便独自走出居室，在竹林中放声咏诵。或者在风清月朗之夜，焚香操琴，抚弦而歌，并命子弟们按节而和。一家人在他的熏陶和带领下，以读书为乐，其趣盎然。

王伦又襟怀坦荡，为人洒脱，人世间的势利纷华，都视如过眼云烟，所以当地人又将他比作弃官而归、采菊东篱的陶渊明。王伦还有一宗好处，就是极富同情心，亲戚邻里中，如有贫寒者，总是解衣推食，唯恐不及。做乡间教师，教人子弟，总是尽心尽责，唯恐有失。

因此，王家虽然无权无势，却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声誉。

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立秋之后，一向豁达洒脱的王伦却一天比一天感到烦躁和紧张，儿子王华在外教书，儿媳郑氏怀孕已过产期，但腹内胎儿却就是不肯出来。眼看秋去冬来，儿媳的孕期已至十四个月了。王伦熟读经史，古书上写，当年秦始皇就是在母腹中过了十四个月才降生的，秦始皇虽是暴君，毕竟却是真命天子，凡人哪里可比？人们又传说，当年托塔天王李靖的夫人怀胎三年才生下哪吒，哪吒出生后不久便大闹龙宫，可那是说书人的胡诌，不能当真。王伦在急，妻子岑氏更急。她天天求神灵保佑，盼着儿媳母子平安，但愿不要出事才好。

有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这年九月的最后一天夜里，岑氏睡得迷迷糊糊，却见天门大开，彩云缭绕。仙乐声中，一位绯衣女子从彩云深处飘然而下，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送到自己手中。岑氏猛然惊醒，却听得儿媳房内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，是在做梦？侧身一看，丈夫王伦睡得正香，不是做梦。接着又是一阵啼哭。

“媳妇生产啦！”岑氏连忙去推丈夫。王伦这时也被啼声惊醒，凝神一听，不禁喜出望外：“好大的嗓门，是孙子！”“是孙子！”接生婆听到这边屋中的动静，也急忙赶来报喜。

这一夜再也无法睡了。岑氏披衣而起，来到儿媳房中，抱过孙子，仔细端详。王伦不便进卧室，急得在外屋直叫：“快抱出来让我看看！”岑氏笑道：“倒将他忘了！”急忙将婴儿抱出，冲丈夫就说：“这孙儿就是我梦里见到的！”

王伦被妻子的话弄糊涂了：“怎是梦里见到的？”岑氏这才回过神来，将梦中所见述说了一遍。王伦听罢大喜，连声说道：“孙儿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彩云中来的！”

第二天，王伦已经替孙子取好了名字：王云。

^① 王守仁日后爱竹，并说竹子有君子之风，当与此有关，祖父对他的影响比父亲更大。

王家的孙子是从云中来的！全村全乡的人全知道了。人们指点着王家媳妇生儿子的那座小楼，以往没留心，如今却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同一般，天长日久，便称它为“瑞云楼”。

媳妇生孙子本是好事，王伦也确实高兴了好一阵子。但眼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，王伦不禁又忧心忡忡起来。云儿满周岁了，两岁，三岁，四岁，眨眼工夫已是五岁，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，可就是不说话。无论祖父祖母怎么教、父亲母亲怎么训，不是点头就是摇头，有时小脸急得通红，却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郎中找了一个又一个，但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其中的缘故。

这一天，云儿正和一群小孩玩耍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位和尚，貌相古怪，衲衣破旧，不禁感到好奇。僧人见了云儿，也打量了半天，最后摸摸他的头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好个孩儿，可惜道破！”说罢扬长而去。孩子们好奇，僧人一走，便簇拥着王云回到家中，七嘴八舌将事情诉说了一遍。王伦听了又问，问了又听，终于听清楚了，却又想不明白。

从这以后，王伦脑中总是响着这句话：“好个孩儿，可惜道破，可惜道破，可惜……是了，可惜道破！”他猛然醒悟：难道云儿不说话，是因为名字的原因？一念既起，王伦当即给孙子另取一名，叫“守仁”。

说来奇怪，名字一改，孙子便开口说话了，而且朗诵了祖父平日经常吟诵的一篇文章。王伦一听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这文章你何时学得？”孙子应声答道：“这是祖父前日读过的，孙儿已默记在心。”王伦听了，又惊又喜，这孩子神了！从此更是另眼相看：早就听得有相士说，我家当出大儒、当出名臣，莫非应在这孩儿身上^①？

父亲的轶事

相士所言不假，王家在浙东消沉了几百年，该出大人物了。

成化十七年（1481年），王伦的次子、守仁的父亲王华一举成名，在京师殿试中名列第一，中了状元。这是自有科举以来，浙东王氏的第一个状元。王伦既高兴又纳闷：难道王家出大儒是应在儿子身上？那孙子呢？也罢！这大儒只要是出在我王家，管他是儿子还是孙子。

守仁是幸运的，他不仅有一位豁达大度、胸怀坦荡的祖父，还有一位品德高

^① 此据《阳明全书》卷32《年谱一》；同书卷三七《世德记·阳明先生行状》则说改名是守仁之父王华所为。

尚、学问精深的父亲。

王家的世交魏瀚在王伦死后为他做传时写道：“（王伦）与人交际，和乐之气蔼然可掬，而对门人弟子则矩范严肃，凛乎不可犯。”在这种家风熏陶之下，王华自小便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品性。

六岁时，王华与群童在河边玩耍，见一醉汉晃晃悠悠走来，在水中洗了一会儿脚，然后又晃晃悠悠地离去，也没有在意。天已近午，同伴们纷纷回家，王华却发现醉汉洗脚处有一提囊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几十两银子。毫无疑问，这提囊是醉汉遗失的。

王华想将提囊送还醉汉，却哪里寻得到踪影？转念一想，醉汉酒醒后可能会来寻找，于是将提囊沉入水中，以免他人取去。然后坐在河边，等待失主。不多时，那醉汉果然号哭而来。

王华迎了上去，问道：“你可是来寻找提囊？”那人闻言，赶忙止住哭声，问道：“你可曾见到？”王华笑着指指河边：“你的提囊现在在水中。”那人急奔河边，从水中取出提囊，打开一看，囊内银两丝毫不少，不禁破泣为喜，连忙取出一两银子，打发小孩。王华笑道：“我连几十两银子也不要，怎会收你一两银子？”那人既惭愧又感激，随着王华来到王家，不管年老年少，见人就拜。待问清情由，王伦喜不自禁，连夸儿子有出息。

十四岁时，王华与几个同伴一起在余姚近郊的龙泉山寺院中读书。这些人都是富家子弟，平日素以豪侠自负，又知这龙泉寺就是靠着他们父辈的施舍才香火繁盛，所以屡屡欺负寺院中的和尚。

龙泉寺中据说曾经闹过鬼，和尚们便装神弄鬼，张皇其事，进行报复，几个恶少果然吓得离庙而去。唯独王华不为所动，继续留在寺内读书。和尚们暗暗称奇，却又不肯就此罢休，于是每当风雨交加、雷鸣电闪之夜，便敲门击窗，鬼哭狼嚎，同时在门窗缝隙观看王华的动静。但每次王华都是正襟危坐，神气自若。

和尚们无计可施，试探问道：“同伴们都离寺而去，你一人独留寺中，也不害怕？”王华反问道：“何怕之有？”和尚们又问：“近日可有所见？”王华又反问：“我何所见？”一个小和尚忍耐不住，问道：“近日寺内又在闹鬼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王华笑道：“我只见几个沙弥在装鬼！”和尚们不禁叹服：“先生小小年纪，就有如此见识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
成化初，张时敏为浙江学政，考校余姚士子，列王华和谢迁居首，并且宣称：“这两个学子将来都是状元的人选，福德不可限量。”^①

^① 谢迁为成化十一年状元，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状元，均如张时敏所言。

浙江布政使宁良为子弟挑选老师，请学政推荐。张时敏颇为得意地说：“浙江的士子当中，学业优秀的大有人在。如只是为子弟的举业择师，可以推荐不少；但论品学兼优，那还是王华最佳。”

王华受聘来到祁阳（今属湖南）宁家，住进为他安排的梅庄别墅，不禁大喜过望。原来，宁良出仕之前，就在这别墅读书，别墅中至今仍有藏书数千卷。王华白天授课，晚上则借着灯光诵读，在祁阳三年，足迹不入城市，学问大进，对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“微言大义”有了更深的感悟，被人称为“五经司令”。

祁阳士子之中，嫖妓酗酒之风盛行，王华全然不为所动。回浙江时，当地士人在江边亭楼设宴饯行。饮至夜深，酒酣人散，独留王华宿于亭中。王华推门入室，刚想就寝，谁知帐内竟然坐着两个美貌女子。王华已经有了几分醉意，见状大惊，返身退出，想要出亭，岂知亭门已经落锁。情急之中，王华愤力推开窗户，卸下亭内一扇门板，投入江中，然后拥身跳上门板，连夜渡江而去。几个惯于恶作剧的祁阳士子正在就近窥视，看着王华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朦胧之中，不禁相顾赞叹。

虽然父亲长年在外谋生，但守仁自打懂事起，便不断听祖父和乡人传说有关父亲的这些轶事，他钦佩父亲的胆识和为人。如今父亲中了状元，守仁和全家人一样高兴，但总觉得还是没有在龙泉寺答僧人问和祁阳夜渡更具有刺激性、更富有传奇色彩。

“打破雍扬水底天”

按明朝制度，每届科举的前三名也就是一甲进士，都留在翰林院做史官，状元授修撰，榜眼和探花授编修。虽然修撰只是从六品官，编修仅正七品，在当时却是极为清要的职务。

自英宗正统时开始，“经筵”及“日讲”成为制度。每月的初二、十二、二十二，这三天是经筵日，每逢单日则是日讲。经筵及日讲时，皇帝在文华殿听大学士和翰林官讲论经史。这样，翰林官经常有机会接触皇帝，这是日后升迁的保证。王华于宪宗成化十七年中状元、为修撰，不久就为日讲官；六年之后，孝宗即位，成了经筵官。

自宣宗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开始，在内府设有内书堂，专门培训小宦官的参政能力。正统以后，内府中最有权势的衙门司礼监的掌印、秉笔太监多由内书堂出身的宦官担任。而在内书堂任教官的，则多是翰林官，这些翰林官在日后的仕途中常常得到宦官们的关照。虽然没有资料证明王华也出任过内书堂教职，但王华的同乡和同僚方正却教过正德朝的著名宦官刘瑾，并经常向刘瑾介绍王华的为人和